

茅盾文学奖得主
徐贵祥小说精品

天 下

TIANXIA

徐贵祥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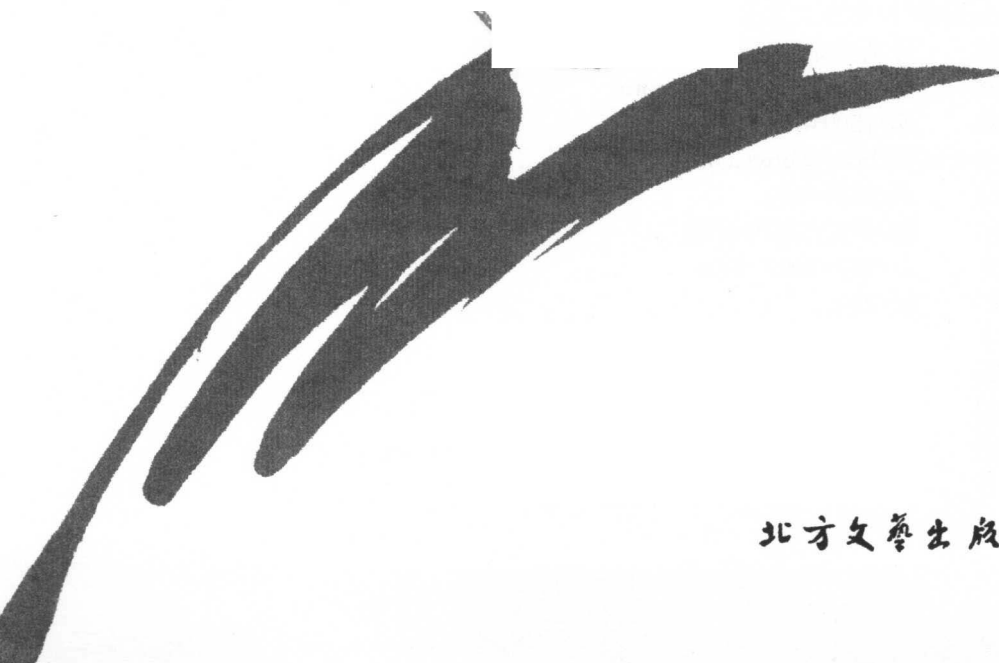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茅盾文学奖得主 徐贵祥小说精品

天 下

TIANXIA

徐贵祥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/徐贵祥 著. —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7.1 重印

ISBN 978-7-5317-0999-2

I.天… II.徐… III.①中篇小说 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7259 号

天 下

作 者/徐贵祥

责任编辑/王金秋 刘 薇

装帧设计/张 婧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150010
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

开 本/787×1092 1/16

印 张/21.5

字 数/260 千字

版 次/2007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/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价/29.00 元

书 号/ISBN 978-7-5317-0999-2

茅盾文学奖得主
徐贵祥小说精品



- 历史的天空
- 高地
- 明天的战争
- 仰角
- 八月桂花遍地开
- 天下



MAODUNWENXUEJIANGDEZHU
XUGUIXIANGXIAOSHUOJINGPIN

责任编辑：王金秋

刘 薇

装帧设计：张 婧





徐贵祥 安徽霍邱人，祖籍长丰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1959年12月出生，1978年12月参军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带过兵，打过仗，立过功，受过奖。在部队基层历任排长、连长、干事、科长、代职副政委。此生同书有缘，1994年7月调入解放军出版社，先后担任文史编辑部主任、总编室主任，现为该社科技编辑部主任，一门心思读书编书写书。想当英雄没当上，遂把幻想当理想，踌躇满志，倾注笔端，著有小说长中短篇若干；想当好男人，当得很平常，于是挖空心思打造梁大牙沈轩辕一千人等，寄希望于天塌下来他们扛。三次获全军文艺大奖，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，一次获茅盾文学奖。

目录

弹道无痕

1

天涯此时

47

瞬间越野

93

胆量历程

113

错误颜色

123

有钱的感觉

131

年 根

164

预约晚餐

198

天 下

233

决 战

282



弹道无痕

—

推算起来,该是七十年代最后一个雪天。

载着新兵的闷罐子列车由东向西,经郑州再向北,过了黄河,便见窗外有道纺线般的雪絮儿划下来,先是一团一团地在风中旋转,渐渐地有了铺天盖地的气势,很快就在旷野结起一层半透明的雪壳。及至到达终点,已是满世界银白。

卸车的地点是中原的阳安镇。说是兵站,其实也就是安在平原上的几排房子加两个水泥平台。周围几里路几乎看不见人烟。

半个小时后,由北向南又来了一列车。两股新兵几百号人,乱哄哄地散布在铁路两侧,像是萎缩在旱地里的绿皮萝卜,鹅毛大雪飘得尽情潇洒,风却刮得嘶嘶啦啦极刺耳。

后到那列车上跳下个面皮白净的大个子新兵,缩起脖颈往四下里瞅一眼,就禁不住一阵嚷嚷:“俺的个娘哎,宋连长说是武汉军区,俺还当是武汉大城市咧,咋这龟孙地盘?”

无边无垠的大平原上,只见雪飘,不见草动。

偏碰上接兵的宋连长就在附近,听见高个子新兵咋呼,就站起来了,满脸不高兴,吼了一嗓子:“谁在那里嚷嚷?……王北风你人高马大的,还挺娇气是不是?你嚷个屁!”

那个叫王北风的新兵立马噤声,齜齜牙,骨碌着俩眼珠子把同伴们瞅了一遍,见大家都很同情,便将背包放在雪地上,一屁股坐下去。

宋连长又朝新兵喊:“都起来都起来,活动活动,别阴死阳活地蔫着,防着冻出了毛病。”

新兵们纷纷起立,开始活动。有跑的,有跳的,有扭的,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都有。宋连长向乱糟糟的活动场所看了看,满意地咧咧嘴,突然伏下身去,支起一条胳膊,喊道:“李老一,来扳手腕子!”

李老一也是接兵的,班长级别,真实姓名叫李四虎,因为是一班长,

而且是很老资格的一班，便被尊称为“李老一”。见连长挑战，李四虎不屑地嘟哝了一句：“球，就你那两下子，别让我在新同志面前扫了你的威信。要扳，我就跟大个子王北风扳。”

宋连长笑了：“你小子欺负新兵算什么本事？”

李四虎反倒来劲了，拍着屁股起哄：“王北风你别听他瞎咧咧，我这是给你上新兵第一课，让你左手，上不上？”

宋连长也叫：“王北风你过来，别让李老一的气势汹汹所吓倒。他是纸老虎，你代表你们新同志露一手。”

王北风又往新兵的队伍里看了一眼，新兵们都不吭气，只是拿眼向王北风传递着很复杂的情绪。同车的新兵都怕李四虎，知道这是个老兵油子，一路上挨过他不少呵斥。

王北风心一横，鼓了一股勇气，想，豁出去了。鸟班长欺人太甚。

便与李四虎交手。

两个人伏在雪地里，将身子摆成一条直线。头一局，王北风想，你是老兵，给你个面子，手上就没咋使劲。李四虎很轻易地赢了，一赢就得意地叫：“算球了算球了，让你左手还轻飘飘的，你还嫩着呢，别伤了骨头。”一边笑，一边爬起来，拍拍屁股要换人。

王北风恼了，趴在地上不动，说：“李班长，再来一局。”

李四虎一愣：“操，还不服，那就再来。”

于是再来。王北风使出了吃奶的劲，最终还是输了。

连战三局，皆以王北风的惨败而告结束。

新兵们便都耷下脑袋，脸上分别有了惶惶的样子。李四虎站起身子又拍拍屁股，头一扬，把身子挺得很高大，反倒谦虚了，说：“要说呢，你劲儿蛮大的，就是要领有点那个……以后，老同志们会教你的。”

王北风看看李四虎，又看看新兵们，特别是看见了新到的几个女兵也露出惋惜和同情的目光，心里窝囊得要命，恨不得把地球踩个窟窿钻进去。

宋连长说：“车没来，继续活动。下面我和李四虎同志做示范。”

正要趴下去，忽听一声怯怯的询问：“首长，我可以试试么？”

大家扭头去寻，看见新兵堆里冒出个敦敦实实的中等个儿新兵，红着脸盯着宋连长看。

新兵们都振了精神，稍停又有些灰心：就这蔫儿巴叽的样儿，行么？

宋连长高兴了：“好，甭管输赢，单这精神就可嘉。”又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石平阳，首长。”新兵答。脸蛋儿虽然腼腆的，目光里却有一种好斗的神气。

宋连长说：“好哇，石平阳，这名字响亮。李老一，上！”

李四虎冲石平阳龇牙咧嘴地笑了笑：“嘿……小石头蛋儿，让你左手？”

小石头蛋儿也笑笑，笑出一副憨厚样儿：“别，还是来公平的，我在家帮爹打过铁呢。”

李四虎一愣，脸皮刷地绷紧了，不再吭气，趴下身子，凶凶地喊了声：“来吧！”

右手对右手。

老兵们新兵们都围了过来，前排的新兵把掌关节攥得咯咯吱吱响，后排的新兵使劲往前拱。女兵们也挤在里面唧唧喳喳，漂亮的小脸蛋儿一个个都憋得很鲜艳，明显地制造着倾向于石平阳的情绪。

宋连长乐呵呵的，快活得就像是要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。他主动担任裁判，很耐心很严格地把两个人摆妥帖了，说了句开始，那两只小臂便不动了，像两根钢管，呈“人”字形架在地上。周围的骚动沉下来，只有雪花无声地往下落。两人额上的青筋随着喘息声的逐渐厚重，也一截一截地往外凸。身子像是冻僵了，纹丝不动地凝在雪地上。

嘴上无毛的新兵们开始冒汗了，暗中替石平阳把劲儿攒得很足。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但有一个共同目标，打倒李四虎，给老兵油子们一个下马威。女兵中有人认识李四虎，尖着嗓子泄他的气：“李班长呀，腿打战了呢，要栽给新兵蛋子呢。”

宋连长东瞅西看，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：“加油！”

大约过了四五分钟，接兵的几个班排长在漫长的瞬间里终于熬不住了，纷纷喊起了号子，为李四虎助威。新兵们起先想喊不敢喊，待班排长们喊红火了，不知谁低哼了一声，算是起了个头。新兵人多，越喊越响，女兵喊得尤为上劲，尖叫声咆哮声一并喷发——

“新同志，加油——！”

“加油，石平阳——！”

如同一群嫩嫩的炮声，滚动在漫天飞舞的雪野里。新兵们攒了多时的劲，就通过这恣意纵情的喊声，传递给了石平阳。

石平阳精神大振。喊声如一股洪流把他的手背胀厚了。脸色由红变紫，再变红，五官死死地拧在一起，犹如纠结的葛藤。两双脚趾已经抠进雪地，作着无声无形的搏斗。李四虎是另外一副光辉形象，两只眼睛紧

闭，毛发竖立，棉帽歪斜，耷拉着压扁一只耳朵，皮下血液分明可见，似乎随时准备喷涌出来。胳膊肘下的雪地已融出很大一片水渍，棉军装由表及里几乎全部湿透。

又僵持了五六分钟。终于，先是一声闷响，紧接着，李四虎脑袋一偏，趴下了。

李四虎在紧要关头崩出来一个屁。李四虎后来再同老兵们说起这件事时，把惨败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屁。

比赛完了，石平阳爬将起来，脸蛋子红红的，说了句“李班长手下留情了”。然后望着宋连长谦虚地笑。

新兵堆里哇哇地热闹开了，王北风打量着石平阳，很想喊两句过瘾的话，但他没敢喊，怕李四虎和老兵们不高兴，只是用一种兴奋的、感激的目光向石平阳传递着默契。女兵中却有一个椭圆脸，很调皮地冲这边笑笑，扬手做了个带劲的手势，不管不顾地喊了一嗓子：

“石平阳，棒呵——”

接着又有一个苹果脸女兵振臂高呼：“向石平阳学习，向石平阳致敬！”

女兵们乱成一团，边笑边闹，把新老兵们看得目瞪口呆。李四虎恨恨地骂了句：“妈的丫头蛋子，笑破了嗓子嫁不出去个蛋！”

不久，团里的车队来了。一位看样子比宋连长还要大的干部走过来，老兵告诉新兵，这位就是三营营长庄必川。庄营长同宋连长和老兵们热热乎乎地打了一阵招呼，又看了看新兵们，说：“大伙的气色都挺好的嘛！”

宋连长笑笑：“营长，一出精彩的节目你没看到。”便把扳手腕的经过讲了一遍。营长哈哈大笑，很感兴趣很重视的样子，问：“谁是石平阳呵？”

石平阳便应了声：“我就是，首长。”

营长全面细致地把石平阳看了一遍，哼了一声：“是块国防料子。”转脸又对宋连长说，“这个兵我要了，放你们一班去。”

石平阳和王北风被分到一辆车上，驾驶楼里坐着宋连长。卡车先走一段柏油路，再走土公路，七拐八拐进了山。这山是西岭山区的一部分，山不高，沟不深，但很荒凉，沿路很少见到人家。翻了最后一道坡脊，便见到沟底和坡上出现了几排青砖青瓦的大房子，有的门前还零星地散布着几门大炮。很多年后石平阳和王北风都还能够记得，他们乘坐



的第一辆军车是挂着伪装网的解放牌，车屁股后面印有白底蓝字：戍—33998。

第一天夜里，新兵们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门外积了很厚的雪，白皑皑的一片。铺是地铺，脚头上一溜红砖码齐的床沿。门后砌了一个敦敦实实的老虎灶，上面罩了一个铁丝笼子，堆满了鞋垫子和湿棉衣，冒着湿漉漉的热气。夜深之后，不断有干部或者老兵查铺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将炉子上的物件翻翻转转，看看通风窗，再加上半锹煤。炉火一直很旺地燃着，时不时地探出火舌，把门后舔出一片暗红。随着这跳动的暗红，新兵们也在不断地燃烧着气吞山河的想法。大家明白，就从今天起，就在这片山沟里，自己就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。

吃足四天军粮后，宋连长把石平阳和王北风一并叫到连部，首长问：“知道这是什么连队吗？”

“师属炮兵加农炮营一连，也是基准连，在团建制称为炮兵团七连。”王北风流畅地回答。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炮兵之神连。”王北风又答，这是在路上就听说了的。

宋连长高兴了，很豪迈地翻出一本小册子，掀开一页说：“情况是这样的……一九四七年七月攻打天津，咱们连炮击天津桥……”然后一五一十说上一遍光荣历史，说本连是全军最早一批炮兵连队之一，谁谁谁是特级英雄，谁谁谁现在在中央，谁谁谁同毛主席合过影，说得石平阳和王北风热血沸腾。

宋连长最后又说：“咱们是加农炮，既打间瞄也打直瞄，很有学问。大学生咱伺候不起，初中生咱看不上，你们高中生当瞄准手正好。”

出了连部，两个新兵的心里充满了阳光。连长红口白牙说的话，要咱当瞄准手哩。

“知道连长为啥重视咱吗？”王北风问石平阳。

“不知道……可能也就是因为文化程度。”石平阳想了一下，老老实实地回答。

“我寻思，因为咱们敢跟李老一扳手腕子。”王北风仰起头，望着天上的悠悠白云，很快活地哼起了小调，哼着哼着，突然加大音调吼了一句：“石平阳，棒呵——”

石平阳吓了一跳。“你这人咋啦，阴阳怪气的！”

王北风嘻嘻一笑，神秘地凑近石平阳：“记得那个丫头么？分咱卫生队来了。”

石平阳皱皱眉头，讷讷地说：“关咱啥事？”

“关系重大哦。”王北风打了个响指，脸上涌现了一层流气，“知道她怎么评价你么？那个词叫什么……挺拔，啧啧，听这词儿，挺拔。石头你这家伙真有福，才到部队，就有姑娘挺拔上了……她叫张峨嵋，听说才十七岁。”

石平阳倏地变了脸：“王北风你咋这样，不严肃嘛，道德品质有问题嘛。咱都是革命战友新兵蛋子，你咋敢往邪的想？要是让连长指导员知道了，咱还了得？”说完甩开王北风，径自往新兵排宿舍走。

王北风也吓住了，急忙撵上去扳住石平阳的肩膀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说着玩的，图个嘴皮子快活，咋就认真了呢？可不敢跟指导员汇报呵！”

石平阳说：“你得保证往后别瞎说。”

王北风说：“我保证不瞎说。”

石平阳想了想又说：“也别瞎想，咱都是新兵，别想出毛病毁了前途。”

王北风说：“我保证也不瞎想。”

二

三个月后，新兵下班，正经地摸到了神往已久的加农炮。石平阳的顶头上司就是李四虎。排长是个河南侉子，叫丘华山。李四虎是全营著名的老兵油子，稀拉，嘴巴不干净，尤其爱捉弄人，但他有技术，炮兵业务堪称行家里手，关键时候总少不了他为连队挣面旗子。连长指导员他都不在乎，对于排座丘华山，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。他俩是同年兵，之所以丘华山提了干而李四虎仍然当班长，并且一当就是数年，据说其中有一个很荒诞的故事。当兵第二年，丘华山熬不住连队的苦日子，托了老乡关系，调到团后勤烧锅炉。用李四虎的话说，这小子玩正经的不行，玩邪的可真贼透了，就烧锅炉那份屁大的工作，他也能玩出绝活。

“你猜他怎么着？”有次高兴了，李四虎对新兵们大侃了一通，“大清早晨他把开水烧好后，不管开不开会，他都把会议室的暖瓶保温桶打满。等机关干部来上班，锅炉里就放不出水了。他躲在一边看着，看见有

用的人才出去。‘股长呀，您先回去，等会儿我专门为您烧一锅，开了我给您送去。’再过会儿来了人，他又说：‘李助理呀，我特意为您留了两瓶，可别告诉别人呵，免得说咱开后门。’再过一会儿来人他又说：‘王干事，我这两瓶你先喝着，谁让咱俩是老乡呢。’……你看，就他妈几瓶开水，硬是把机关干部们哄得个个心里熨帖。没过半年，就拱下来当了班长，接着又提了干——前几年提干不像现今这么难。其实他根本不懂炮。不是小看他，他狗日的连赋予射向都不会。”

李四虎每每谈起这个问题脸上满是不屑，眼里却闪动着酸溜溜的情绪。

七连是加农炮营的基准连，一班是基准连的基准班，李四虎是基准炮班的班长，而且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已经干出了很大的名声。

李四虎虽然浑身都是毛病，但论起操炮，绝对权威，站在队列里他是个兵，一上炮位他就成了爷。不服不行。

石平阳下到班里不久，李四虎曾踢了他一脚。事后在班务会上李四虎还强调说，这一脚踢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，是形势所趋非踢不可的。

那天训练传诵炮兵口令，正忙乱间，一阵冷峭的干风刮来，将石平阳手中的口令纸掀得稀里哗啦。石平阳本来就很紧张，又听又算又记又传，忙得顾头不顾腚。情急中，他把刚刚接受的一组口令写在炮架上，自然没有想到这一行为产生的严重后果。铅笔又细又尖，在炮架上划出了极刺耳的声音。尽管这个动作只在瞬间就完成了，但还是被正在组织训练的李四虎一眼瞅见了。李四虎立即下达暂停口令，把小红旗往后腰一戳，神色匆匆地跑过来，往指尖上蘸了口唾沫，摸了摸铅笔画过的地方，结果发现有几道曲里拐弯的铅笔线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了。李四虎心疼得倒吸一口冷气，仍不死心地反复抹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，抹着抹着骂着骂着就突然转过身来，两只狼眼般的珠子放了道绿光，死盯着石平阳，腮帮子又鼓了鼓，那充满激情的一脚便照准石平阳的屁股踹过来。

然后召开班务会。

李四虎首先发言，在讲了一通大道理、又念了一段纪律条令之后，说：“一个人，干什么事都要心诚。你父亲是铁匠吧，咱家隔壁也是铁匠。每早开炉前，人家都要烧一炷香，然后洗手，洗干净了再去拿钳子。铁灰炭灰都是灰，可落到咱邻居大叔碗里他照样吃，他说打铁的人要能吃铁，越吃钢火越硬……”

副班长耿其明提醒说：“这话我们都听过好几遍了，石平阳也懂这个理。别走题太远了。”

李四虎咽了口气，不满地看了副班长一眼，接着说：“咱们当炮手的，靠炮吃饭，靠炮做人。可你得首先爱惜它。你别以为它没长脑袋，可我还觉得它是有灵性的，它懂得人情世故。知道咱们最老的班长吧？就是连部荣誉室靠门左边挂着的那位。黄风岩战斗中他缴获了一门小钢炮，是打不响的。连长下命令让他扔，可他硬是从山西长治扛到东北锦州，扛了几个月几千里地，闲了就擦，就拆开鼓捣。后来怎么样？在锦州西马家堡战斗中，半个连的步兵被人家地堡火力点压在洼子里，抬不起头，急得营长抢过炸药包要去拼命。这时候咱老班长就把炮架上了。老班长说：伙计，你就是哑巴也该哼一声了，我背你背了这么远，过铁路轻装我把干粮都扔了也没舍得撇下你，今儿个你可得还我个情。结果呢，它还真响了，而且响了六次，硬是把敌人的火力点掀掉了。老班长牺牲后，这炮任谁也弄不响，报废了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所以呀，我说……”

石平阳不吭气。那一脚踢过来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并暗中攥紧了拳头，但他终于没有打出去……随着班务会的不断深入，他越来越发现在这个老兵的身上有一种他十分亲切的东西。

“班长，我对你没意见！”他很崇敬很真诚地看着李四虎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真的，我不会撒谎，这是心里话。我明白了。”

李四虎半张着嘴看了他好几秒钟，突然咧嘴笑了：“响鼓不用重槌敲，明白就好……当然不能有意见。”李四虎又将目光收回去，在全班另外几个人身上悠了一圈说：“大家都要以这件事为教训。要记住，咱们当炮手的，别的再疵毛，就是对炮不能随便。你把炮玩灵了，稀拉一点操蛋一点误岗三五分钟人家不能把你怎么看，批你说你但是心眼里服你。你要是连吃饭家伙都使唤不好，你把天吹出个窟窿把地拍起个包，人家照样可以看不起你。”

李四虎说着，情不自禁地往小套间屋看了一眼，那是丘华山自成体系的排部。一双鞋整齐地码在床沿下，锃亮照人。李四虎的嗓子眼掩饰不住地咕噜一声响，眼睛里又涌上一层自来火：“光包装好管鸟用，里面没样子，提虚劲！”

大家明白班长的气从何来，都不吭声。

李四虎意识到情绪分散，又收回话头：“能看出来，你石平阳是条血性汉子，只要你舍下身子跟我干，我保你能成为咱连的高级炮手！”又把脑袋转向耿其明，“老耿你说是不是？”

耿其明忙说：“那是那是。火车不是推的，牛皮不是吹的。石平阳你刚来，有些情况不了解。你去问问，搞训练，搞内务评比，搞晚婚计划生

育……咱们班啥事落后过？”

老兵李茂全一竿子插进来：“咱们副班长的老婆先系根绳子后结婚，团里都表扬过。”

大家哗地大笑，前仰后合。李四虎敲敲凳子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严肃点！不是系绳子，是上环。”李四虎做了个手势，很形象地比画了一下。“这也是咱们的光荣，让你们一笑就冲没了严肃性，扯——那个——蛋！”

副班长说：“那是那是，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的，能不能处理好还很难说，还真要靠觉悟……现在说正经的。石平阳同志是有责任的，当然，班长同志心情可以理解，但踢人不对，方法上有问题。我作为党小组长，有责任进行批评帮助……”

“算球了老耿，”李四虎拦住他的话，打了个呵欠说，“下次小组会上说吧，今天主要是对石平阳进行帮助，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，散会。”

石平阳当的是二炮手。一问王北风，也是二炮手。王北风分在四班，四班是二排的基准班。二炮手是个重要的角色，一声用炮口令，第一个动作就看二炮手的，得首先打开炮架固定器。二炮手的动作不到位，全班就无法展开。

王北风和石平阳都很明确，漫长的兵旅生涯有戏没戏，关键就看这头几下子。要是最初的这几步光放闷屁，那往后累死也改不了个坏印象。

石平阳生在鄂西，家乡的山水虽说不上四季如春，却也有多半日子风和日丽，远山近水清秀宜人，野花翠竹很能滋润人的骨骼。乍一到这荒凉的北方山区，又遇上个滴水成冰的季节，身体颇有些吃不消。先流鼻血，后烂手，冻疮专拣指关节处长，奇怪的是烂了肉还不觉得疼，只是睡觉焐暖了才奇痒难忍。

偏碰上个认炮不认人的李四虎，一上炮场就发狠，凶得山摇地动，细得放屁都管。一个口令没执行好，他能让你重做几十遍。你累得死去活来，他却蹲在一边吸烟，瞅着你，算计着你，然后讲评你，能骂上你几十分钟，能滔滔不绝地跟你说上三十年炮史。你越受折磨，他越有快感，他硬是要把个小班长当出了巴顿的滋味来。

新兵们苦不堪言。

雪化了又冻，山里的地面冻成铁坨，几镐头下去，虎口就裂了，血顺着镐把往下滴。那血，李四虎是看见了，但他没有做出同情的表示，继

续吼继续训，继续加码，一旦发现石平阳动作失误，就跳起来骂。脏话丑话如拧开的水龙头，骂得满炮场臭烘烘的。有时候骂急了石平阳也发恨，鸟班长也太轻贱人了，再有本事你不也就是班长么，干吗要那么大的威风？当然，这些是不能溢于言表的。从当兵那天起，他的怀里就揣着一个金色的野心，他总能看到一个绿色的希望在向他招手。而李四虎的这些出格的行为，正是送他走向那希望的坚实的阶梯，况且他也渐渐理解了，作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军官的老兵，李四虎委实太需要太渴望尝尝那种驾驭别人的滋味了。

石平阳的逆来顺受不屈不挠终于感动了上帝。一次休息的时候，李四虎把石平阳的手拽过去，着实看了一阵子，看相般地数了数那上面结了疤的烂处，又抠了抠手心趺花的厚度，然后说：“石平阳呵，有人说我报复你，为了那次扳手腕的账，故意使坏，熬煎你，听说了吗？”

“听说了，班长。”石平阳低着头回答。

“你信么？”

“我父亲打菜刀，专拣好钢，在炉膛里淬几次水，菜刀刃口又韧又利，方圆几十里都用我们家的菜刀……班长，我不是小心眼的人。”

“哦？”李四虎似乎有些意外，“石平阳，我还真没把你看错哇！”李四虎从裤兜里摸出一个脏乎乎的小本子，“石平阳哇，我这个人，就看重友情，你对我真心实意，我就对你负责到底。这炮，说简单也简单，明眼的技术你都掌握了。可要说学问也真有学问，这些都是我自个儿揣摸出来的小道道。教程上没有。用上新鲜词儿，就叫感觉。有些是炮上的，有些是班上的。这个，送给你了！”最后这句话，语气很重，像是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。

石平阳心里一阵惊喜：行了，班长对咱掏心掏肺了，门内传技呢，这个兵当出点头绪了。

“班长，让我自己揣摸吧，我不能走捷径呵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李四虎不高兴了，“这是现成的，学起来容易。我这都是大白话，通俗易懂，不像理论教材挨死活人。你省下精力去揣摸大道道。咱炮兵要全面，风呵雨呵，地形高差啦，地貌颜色变化啦，气温药温啦，都影响精度，你对照着揣摸，好处大大的。你要是觉得……那个，今晚给我买包烟，咱俩两清了。”

石平阳肃穆地点了点头。

……

秋天，石平阳和王北风都当了副班长。也就在这前后，排长丘华山